「怎會不來呢？」雪娥在醫院等了大半天，坐著等候，眼看門外，來探病的人，竟夜一個東方人。她兩眼看住大門外，由納悶變爲焦急，忽然對昨晚查少衡臨別前的談話，生了疑心。「他去朋友家，可能回不來，其實是預先安排了不同來的，才這樣說話。」她不時地看錶，這就快十二點鐘了。正在納悶時，面前出現一個白衣使者，抬頭看時，認得她是管理松本那層樓的。——「夫人，還在等候麼？啊，請隨我上去吧……。」她不再說話，雪娥跟着她。一直向右邊甬道，行到盡頭的大電梯門前，護士陪她上電梯。

「她知道我說不了幾句英文，所以不作聲。」雪娥想着，在出電梯時，發現不是松本病房那層樓，更是驚異。但她還是問了一句——「松本先生呢？」——「啊，是的，現在請靜點，請安靜。」並用手勢表示：「請不要說話，只是看。明白麼？」——「明白，我懂！」

她帶她來到門上有十二樓四號房門口，輕輕地扭開了門。是間小廳衛間，裡面護士轉出來，兩個只一點頭會意。雪娥跟着。她們同她轉入內間門口，制止她：「請站在此。」再看病床上，平睡着一人，頭上紮了白布，蓋得嚴密，大約隔有七八步遠，有很濃的藥水氣味。——「是賣，奇斯特賣？」——「是的！」護士近前擺住她手，向耳邊道：「出去告訴你。」扶她出來，雪娥已驚到不能說話。這時兩道上行過來一個護士，笑嘻嘻地是個東方人。

「請福田小姐告訴你，她是夫人同鄉。」這個日本護士客氣地同雪娥握手：「奇怪吧？請隨我去看松本先生，也請不說話，都平安了，但正在睡眠，絕對不許說話！」這福田客氣有禮，但動作已是英國人——「到底怎麼了，賣先生突然住院？請快說！」她們下了一層樓，福田搖搖手：「回頭再詳細說。」她推開了病房門，松本平靜地在睡覺，也是蓋在厚厚的白布毛毯內：「站着，看看吧，現在很好了，明天或者可以說話。夫人，我們下去。」

雪娥只有服從，福田同她到了大堂，簡單地說：「賣先生捐出了一隻臂給松本先生換了，昨晚很順利完成了手術。賣先生怕夫人害怕，所以不曾事先告訴……。」雪娥已站不住，一下伏在福田小姐的肩上哭了起來。

她安慰她很久，送她上汽車：「明天必須下午四時才允許見面。他們兩位都平安，用輸血代表營養料。」

九二六：如墮霧中傷心且感德

雪娥只有服從，福田同她到了大堂，簡單地說：「賣先生捐出了一隻臂給松本先生換了，昨晚很順利完成了手術。賣先生怕夫人害怕，所以不曾事先告訴……。」雪娥已站不住，一下伏在福田小姐的肩上哭了起來。

她安慰她很久，送她上汽車：「明天必須下午四時才允許見面。他們兩位都平安，用輸血代表營養料。」

二七〇：忍痛付鎖

「你是短期租住的，租金應該要賣一點。」

「是賣，奇斯特賣？」——「是的！」護士近前擺住她手，向耳邊道：「出去告訴你。」扶她出來，雪娥已驚到不能說話。這時兩道上行過來一個護士，笑嘻嘻地是個東方人。

「請福田小姐告訴你，她是夫人同鄉。」這個日本護士客氣地同雪娥握手：「奇怪吧？請隨我去看松本先生，也請不說話，都平安了，但正在睡眠，絕對不許說話！」這福田客氣有禮，但動作已是英國人——「到底怎麼了，賣先生突然住院？請快說！」她們下了一層樓，福田搖搖手：「回頭再詳細說。」她推開了病房門，松本平靜地在睡覺，也是蓋在厚厚的白布毛毯內：「站着，看看吧，現在很好了，明天或者可以說話。夫人，我們下去。」

雪娥只有服從，福田同她到了大堂，簡單地說：「賣先生捐出了一隻臂給松本先生換了，昨晚很順利完成了手術。賣先生怕夫人害怕，所以不曾事先告訴……。」雪娥已站不住，一下伏在福田小姐的肩上哭了起來。

她安慰她很久，送她上汽車：「明天必須下午四時才允許見面。他們兩位都平安，用輸血代表營養料。」

二七〇：忍痛付鎖

「你是短期租住的，租金應該要賣一點。」

「是賣，奇斯特賣？」——「是的！」護士近前擺住她手，向耳邊道：「出去告訴你。」扶她出來，雪娥已驚到不能說話。這時兩道上行過來一個護士，笑嘻嘻地是個東方人。

「請福田小姐告訴你，她是夫人同鄉。」這個日本護士客氣地同雪娥握手：「奇怪吧？請隨我去看松本先生，也請不說話，都平安了，但正在睡眠，絕對不許說話！」這福田客氣有禮，但動作已是英國人——「到底怎麼了，賣先生突然住院？請快說！」她們下了一層樓，福田搖搖手：「回頭再詳細說。」她推開了病房門，松本平靜地在睡覺，也是蓋在厚厚的白布毛毯內：「站着，看看吧，現在很好了，明天或者可以說話。夫人，我們下去。」

雪娥只有服從，福田同